

列傳



李顯忠

王德

楊再興

張宗顏

曲端

趙密

鄭剛中

王倫

楊存中

王彥

牛皋

劉光世

王友直

劉子羽

白時中

宇文虛中

鄭浩

魏勝

胡閔休

王淵

李寶

呂祉

徐處仁

湯思退

楊政

張憲

張俊
送子子蓋

解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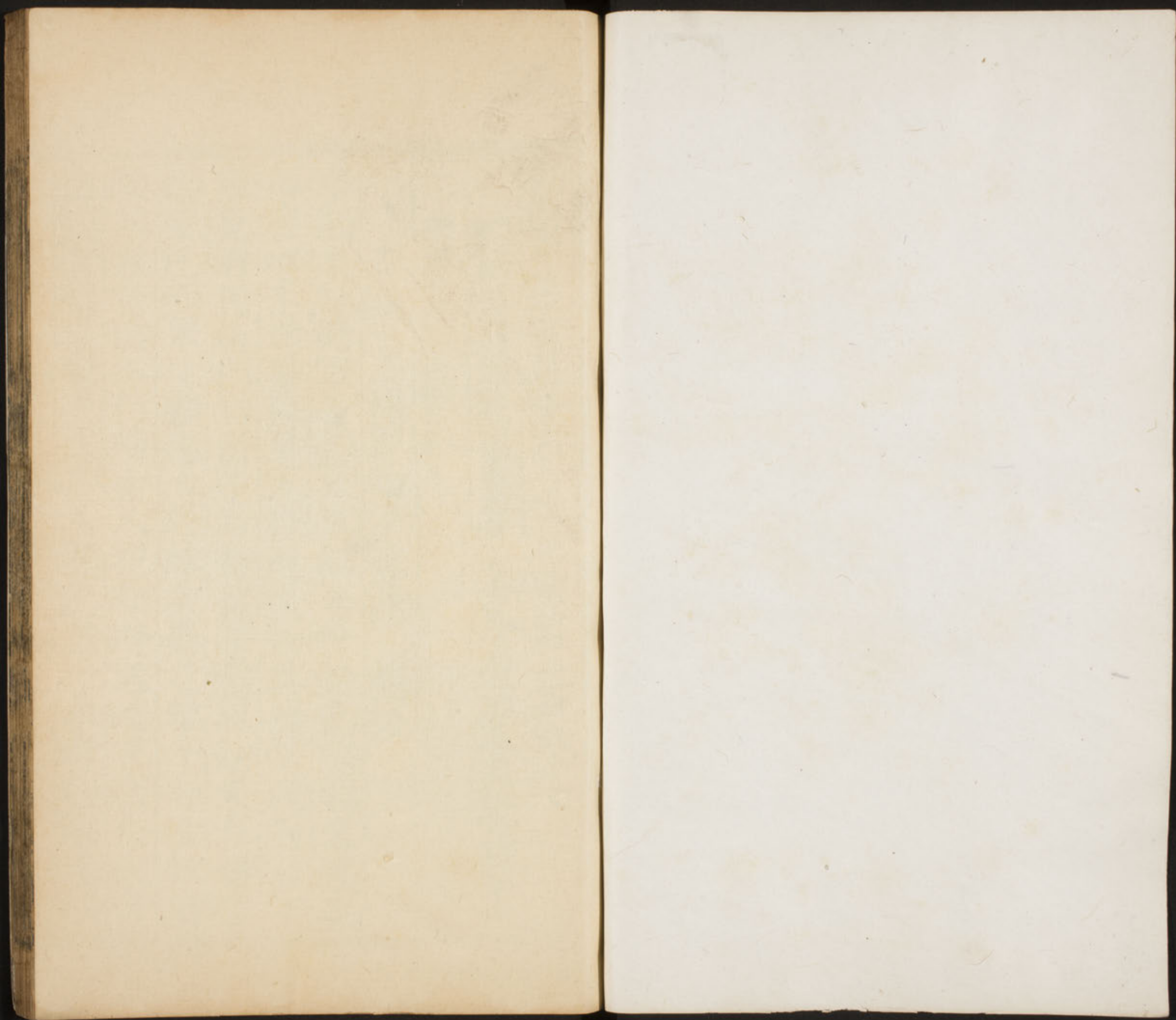
成閔

胡世將

馮澥

明監本宋史

卷九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史二百六十七

李顯忠

揚存中

李顯忠

揚存中

郭浩

揚政

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也

初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

由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

巡撫初其母當產數日不

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

奇男子當以劍矢實母旁

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

辱咸異之年十七投效用

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

犯鄜延經略王庶命永奇

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

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



宋史卷一百二十六

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膽氣不小必不累琦
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亢顯忠繼亢中得十七人
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
補承信郎充隊將因是始知名轉武翼郎充副將金
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宗巨也世
襲國恩乃為彼用邪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
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
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
路鈐轄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
兀术以萬騎馳獵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園場間顯忠

戒吳俊往探淮水可度馬處燦執兀术歸朝後還顯
忠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术授顯忠承宣使知
同州顯忠至鄜首侍永奇教顯忠州入南山乃金
人往來驛略汝可於此擒其首渡洛渭由商虢歸朝
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顯忠赴同州即遣
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撒里馬來
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
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憇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
撒里馬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
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顯忠携老幼

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為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喪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朶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爾能為立功則不靳借兵有言豪傑青面夜叉者又為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明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百至大悅即出一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為陝西招撫使顯忠為延安招撫使時紹

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不絕及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哆訛諭之曰顯忠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發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疋顯忠揭榜招兵以紹興九年為文書每得一人予馬一

匹旬日間得萬人皆駭勇少壯又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內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百餘撒里局在耀州聞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州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起行在遂至河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使臣崔阜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玠又撫之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勅金帶除指揮使承宣使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賚又賜田鎮江以崔阜輩克將佐兀朮犯河南命顯忠為招撫司前軍都統與李貴同破靈壁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

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復守國軍節度使升都統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遣統制官李壽等以二百騎至安重宣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大戰于六人洲敗之俄又遣兵馬餘來顯忠率騎軍出自旦至

四百五十一
言氣百倍以大刀斫敵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掩入
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合肥
權退保潤州又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親統細軍駐
和之鷄籠山特濟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
文趣顯忠入軍軍中大喜於是采石之捷蓋在允文
傳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輦車駕至平江可速進
兵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屯橫山
澗與金射鵰軍戰統制頓遇重傷帝求壽死之敵兵
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絀之而還是役
也顯忠所將一萬九千八百六人行賞有差在張振功

為最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制置使
等處招討使權太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
司公事赴行在孝宗即位賜田百頃兼灌池州駐劄
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馬隆興元年兼惟西招撫
使時金主襲新立山東河北豪傑盜起耶律諸種兵
數十萬據數郡之地大行山忠義耿京王世隆輩皆
欲挈眾還于朝金懼亟請和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
為內應請出師自宿毫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
既通則郵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
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時張浚開都督府

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陟溝琦背
約用犒子馬來拒輿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
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
一人中原歸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
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徒穆
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
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六月
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左翼都統及
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
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

從顯忠引壘下揚楮上城開北門不喻時拔其城宏
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
數千人擒八十餘人遂復宿州舉寄居官劉時攝州
事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從前都指揮使妻周
氏封國夫人宏淵從殺倉庫偏士卒顯忠不可移軍
出城止以見顯忠士士皆不悅金帥守撤自南京率
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于城
南戰數日金守撤大敗遂退走統制李福統領李保
各以所部退避守新以初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
淵并刀夾擊守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

四百一十五
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石馬刀斬首虜五千餘人俄
增兵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顧衆曰
當與盛夏搖扇於涼涼猶不堪况烈日中彼甲兵戰
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
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旣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
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發司前
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州統制葛澤蓬
康統制張淵各遁去軍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
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屍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
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

敵始退卻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
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旨日可復矣宏淵
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
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天未欲平
中原耶何沮撓若此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
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
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移撫州乾道改元
乃還會稽復防禦使觀察使浙東副總管賜銀三萬
兩絹三萬匹綿一萬兩提舉台州崇道觀召除威武
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

魁傑命繪像閣下復太尉乞祠提舉興國宮紹興府
居住歲賜米二千石淳熙四年召赴行在提舉萬壽
觀奉朝請入見給真奉賜內庫金再葺前所賜第賜
之七月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崞
縣人祖宗閔求興軍路總管與唐重同守永與金人
陷城迎戰死之父震知麟州建寧砦金人來攻亦死
於難存中魁梧沈鷲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
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為
腐儒哉於是學孫吳法善射騎宣和末山東河北群盜

四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靖康元年金人
再圍汴京諸道兵勤王存中與張俊田師中從信德
府守臣梁揚祖以萬兵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上問將
於後後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
晝夜扈衛寢恆不頃刻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
賦李昱擢任城父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
帝乘高堂見介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
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
中曰此或瞻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遷閣門
祗候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主帥將屠城

存中力諫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遷榮州刺史高宗南渡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又從俊赴難遷貴州團練使尋為御前右軍統帥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之以奇功遷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諸將議多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弔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為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十首破賊于王隆觀追至筠州賊駢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厲公以步兵居

前後從之存中夜銜枚渡均河出西山馳下擊賊後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戰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道去遷宣州觀察使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宰相呂頤浩袖救以授存中俊奏留存中軍中上曰宿衛之帥朕所選為不可易也有中亦固辭且謂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旌威名望至重如臣久廢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兼提舉宿衛親兵特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瘠者居半存中

四百一十
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官政衰倫三
年嚴州賊寇羅縶白馬潭殺三官存中討平之除
帶御器械加保信軍使守使權發遣鄜延路馬步軍
副總管六年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
先是張俊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為用世
忠圍淮陽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為助俊拒之趙鼎語
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盍令
存中助之浚請於朝故有是命故世忠存中以八隊萬
人趨督府助世忠十月存中與劉猷戰于藕塘大破
之猷之初入也淮西官無使劉世忠欲棄廬州退保

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
往泗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舍廬去浚遣人諭
之曰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
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
家坊既而與猷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
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
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
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
大敗猷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
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

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
聞之皆拔砦遁去北方大恐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
千兩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
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
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
也不允七年為淮南西路制置使將以撫定鄴瓊諸
軍不果行語在王德傳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
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引兵
至宿州以步軍退屯于泗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
屯柳子鎮存中欲即擊之或以為不可存中不聽留

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
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
奔而潰參議官曹勛不知存中存亡以聞朝廷震恐
於是有權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
人心始安冬引兵還行在十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
復謀來侵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
司兵三萬卒戍淮與金人戰于拓臯敗之時張俊為
宣撫使存中為副使劉錡為判官王德為都統制田師
中張子蓋為統制官金人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
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鼓

謀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俊與存中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取宣化歸金陵楊太尉則渡瓜州還臨安明日命二帥行謀報金攻濠甚急倉皇復回邀錡會于黃連埠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為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俟敵

曰已

矣俟自以為功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

濠列陣

小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存

中顧德

曰何如德曰德小將焉敢預事存中以策麾

軍曰那口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

律金人追殺甚衆後一日韓世忠大軍至已無及矣

存忠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

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蓋錄拓臯之功而擢濠梁

之敗也十二年徽宗梓宮擯求固陵命存中都護竣

事拜少傅以保傳為管軍自存中始十四年存中請

詣太學謁先聖帝曰學校既興武人亦知崇尚如漢

羽林士皆通孝經况其他乎二十年封恭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恩數視樞密使存中以九重地皆有統制官獨荆襄無之請于朝於是荆南襄陽初置諸統制存中在殿巖凡二十五載權寵日盛太常寺主簿李浩勅令所刪定官陸游司封員外郎王十朋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相繼以為言三十一年罷為太傅醴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帶朝朔望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備敵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聲日急九月詔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劉汜戰敗于

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為守江討虞允文自采石來會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與允文輕舟渡江以伺敵及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許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存中請拘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舊壤損歲幣復白溝之界以通兄弟之好如是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會虜還以存中為江淮荆襄路宣撫使給舍不書黃命遂寢未幾仍奉祠隆興元年王師潰于符離復起存中為御營使二年

金人再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昇之存中入對曰
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則可以睥睨漢川我
得之則可以下兵秦雍曩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
今璘在遠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媿於
璘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
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湯思退罷升都督陛辭賜
坐賜玉鞍勒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
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帝親札賜之曰諸帥協
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
師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

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爭請盟乾道
元年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復奉祠時興屯田存中
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二年卒年六十五以
太師致仕追封和惠謚武恭高宗追念舊臣為之出
涕賻錢十萬高宗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嘗曰朕於
存中撫綏之過於子弟濠廬之役親筆戒之曰若不
便進當行軍法道密代領殿帥則舉唐崔祐甫奪王
駕鶴兵權事豫戒大臣及竣事又曰楊存中之罷朕
不安寢者三夕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
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孝宗以

為舊白臣尤禮當共之常呼郡王而不名父祖及母皆死
難存中既顯請于朝宗閱謚忠介震謚忠毅賜廟曰
顯忠曰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為請遂許祭五世前所
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閭閻數
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以才勇
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罪斥存中奏為統制官
後為名將嘗以尅敵弓雖勁而歟張難遂以意創馬
白思巧制衣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嘗營居鳳山
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中廷更築室焉又葺
園亭于湖山之間高宗為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

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子與工部侍郎倓
簽書樞密院事昭慶軍節度使

郭浩字充道順德軍隴千人父任三班奉職徽宗時
充環慶路第五將部將嘗率百騎抵靈州城下夏人
以千騎追之浩手斬二騎以首還充渭州兵馬都監
從种師道進築葺平砦敵據塞水源以渴我師浩率
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
脇怒不拔奮力大呼得賊乃已諸軍從之敵遁去由
是知名累遷中州刺史欽宗即位進安州團練使以
种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

間道馳滑臺時其半度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能用
帝聞西事浩曰臣在任已聞警慮夏人必乘間盜邊
願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原路取西安州懷德軍紹
聖開拓之地復盡失之种師中制置河東辟以自隨
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
節棄城遁郡人亦降浩適夜半至郡所將財二百人
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為語汝將曰我郭浩也欲戰
即來決戰金人遂引去升本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權主
管鄜延路經略安撫時二敵交侵鄜延之東皆金人
西北即夏境其屬朝廷者惟保安一軍德靜一砦

浩間道之德靜置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不
能犯再除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涇州浩去夏人復來
權帥耿友諒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張浚為宣撫處置
使以浩為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使知秦州時浚
經略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帥恥於不武
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
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掎角相援俟釁而動浚不聽
師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置他所浚復以告舊
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鷄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
原下浩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第功遷正任防

御使紹興元年金人破饒風嶺盜梁洋入鳳州攻和尚原浩與吳璘往援斬獲萬計遷邠州觀察使徙知興元府飢民相聚米倉山為亂浩討平之徙知利州金人以步騎十餘萬破和尚原進窺川口抵殺金平浩與吳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玠按本路提點刑獄宋萬年陰與敵境通利所鞫不同由是與浩意不協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承興軍路經略使金州殘弊特甚戶口無幾浩招輯流亡開營田以其規置頒示諸路他軍以匱急仰給朝廷浩獨積贏錢十萬緡以助戶部朝廷嘉之凡有奏請得以直達九年改金

洋房州節制金人還河南地以浩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充陝西宣諭使知金州樓炤行關中辟浩樞密院都統制節制陝西軍馬十年拜奉國軍節度使五路階徙知夔州未行移知金州仍承興路經略安撫使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十一年金人內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吳玠楊政會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諶伏破之十四年召見拜檢校少保還鎮賜以御府金器繡鞍仍官一子文資賜田五十頃浩辭曰臣父子起身行陣不敢忘本願還文資帝嘉其意別與一子閣職是歲

分利州為東西兩路以浩為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
兼知金州樞密院都統制屯金州仍建帥府十五年卒年五十九贈檢校少師謚恭毅淳熙元年賜立廟金州

楊政字直夫原州臨涇人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入父定戰死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竒之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宣和末應募為弓箭手靖康初因拒夏人稍知名建炎間從吳玠擊金人九戰九捷累功至武顯郎紹興元年春金人趨和尚原又攻玠等關政引兵大破之斬千戶一酋長二

遷右武大夫十月金兵大集號十萬自寶雞列柵至原下吳玠與相持累日以政統領將兵迎敵口數十合士卒無不一當百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遂擊之獲萬戶及首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拜恭州刺史時有嫉政者以母妻尚留北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政益感奮二年金合步駢數千柵魚龍川口政帥精兵劫破之升隴州團練使移知方山原軍儲芻穀在其中三月金大軍來攻城且下政擊敗之選知鳳州三年金攻饒風關政從玠戰關下凡六日改明州觀察使四年撒离喝裒精兵十萬欲道仙

人關入馬至上奢田玠築壘于關外政曰此地爲蜀
阨塞當堅守時出奇擊之玠用其言金人變態多端
政隨機應之連日百餘戰敵帥督戰益急政命卒以
神臂弓射之又選甲士千餘出山谷斷其兵使不得
進退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去追至河池而
還授龍圖衛四廂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五
年金人兵淮玠命政帥師乘機牽制至秦州一戰而
拔撫定石民秋亮無犯政經略安撫涇原兼帥還慶
利路三缺事叢集剖決無滯毋留敵境間遣人省視
之母惟心以忠義九年春和議成始得迎母及兄弟

歸乞祠以便養不許詔封其母感義郡夫人以政爲
熙河蘭葦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
十年徙利州又徙興元會金人渝盟政建迎敵之策
兼川陝三撫副使司都統制政偕統制楊從義劫金
人于鳳翔府城南砦敗之獲戰馬數百毋卒起復遂
帥師趣賁鷄渭水上以拒敵衝凡大戰七斬獲甚多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鳳翔之捷政奮不顧身功效
顯著拜武當軍節度使十一年秋金將胡盞習不祝
合軍五萬來攻政與吳玠郭浩會于仙人原世將授
以攻取之策政出和高原浩出商州以爲援玠駐秦

州政引兵夜入隴州界趨遂三山與金人對壘又敗
金萬元通檢平寶雞時通檢居渭北政欲攻拔其成
通檢將精甲萬衆出政帥勇士鏖戰遣裨將突出陣
後登山執幟金軍見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潰政乘
勝掩殺通檢走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之和議成
帝召政還軍民詣部使者借留及入見條奏詳明帝
喜之十三年還鎮加檢校少保賜田五十頃十四年
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久之拜太尉二十七
年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襄毅政守漢中十
八年六堰久壞矢灌溉之利政爲脩復漢江水決爲

害政築長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以軍旅廢休矣
餘年未嘗升遷將士上下安之政故爲吳璘裨將及
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
復中原中惟謹搆屢通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
無大勝負典存取父貴龍獨隆然頗能知幾不沾禍
敗其亦有天幸者歟郭浩揚政克左右玠璘兄弟保
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撓於和
議頻失事機人心沮喪不得如言甫方叔受社振旅
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史三百六十八

開禧監司正國軍國軍前書若丞相後國是繼後中初與李德裕奉
初修

王德 王彥 魏勝 張憲

楊再興 牛皋 胡閔林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統帥此若人以武勇應召募募
姓古會金人入保古軍德澤間遣德謀之所一酋而
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在平德從十六騎徑入隆
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衛護德手殺數千百人
眾愕服莫敢前古再拜謝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

縛時止見一夜又耳時遂呼德為王夜又建炎元年
以勤王師信通為關攻諫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旦蒞
陽寇張遇光世時先發討李成德以百騎覬賊至悉
州上蔡驛口捕賊遂為國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
曰王師大至矣賊敗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
在賊賊見光世張彥行陳不介冒知為三帥併兵圍
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襲敗李成後武略大夫二
年春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
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圍和州太守張績求援於
德德兵傳城下賊不意其至天潰進明接戰斬旦俘

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苗劉之逆迎至
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擾諸軍不窺則盜公可仗義夜
涉大江徇國無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中詔
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為
之使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州彥章拔佩刀擊德
德殺彥章尸諸市德至浦城斬苗瑀擒馬柔古送行在
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命
特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屯九江得揚惟忠所失空
頭黃敕即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
念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

請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聞
吾宿留必不為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
還舊秩加武顯大夫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
德為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
捍江諸將恃以自疆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真揚
數郡既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
叱之重鎧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即墮馬眾視駭
因麾騎乘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平秀州水賊邵青
初德與戰于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
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

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
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
德獻俘行在帝召見便殿問勞褒賞特異遷中亮大
夫同州觀察使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
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麾
下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
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知公好漢鄉來纖介不足寘
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是冬知鞏州熙河蘭廓路兵馬
鈐轄明年春知蘭州徙屯池陽及當塗為行營左護
軍前軍統制金兵掠江北破滁州德越江襲奪之追

至桑根擒女真萬戶盧宇一人千戶十余人五年改
環慶副總管六年冬劉豫遣麟猗驅鄉兵三十萬分
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為保江計以帥楊沂中
統制張宗顏田師中及德等分兵禦之敗猗兵于
藕塘猗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壽
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真
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行營左
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
衆以劉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耻屈其下率衆從
劉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穎昌圍

俊檄德就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游
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騎引之潛師宿州夜半薄
賊營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陳僞守馬秦同知耶
律温以三千人阻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
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胄莫不糜碎
爾何為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温馳入閉門城守
德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縊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
秦率温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俊會于城父時
叛將劉瓊屯亳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日夜义未易
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

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拜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日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臯與金人

夾河而軍諸將即出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名符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木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者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棄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琦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靖遠軍節度使建寧府監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荆南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檢校少保再贈少傅二子瑛順亦以驍勇聞

四百八十一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略父奇之使詣
京師諱弓馬子弟所徵宗臨軒閱試補下班祗應為
清河尉從涇原路經略使种師道兩入夏國有戰功
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時張所
為河北招撫使異其才擢為都統制使率裨將張重
白安民岳飛等千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
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數
萬衆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諸將
散歸彥獨保其城西山遺腹心結兩河憂僚圖再舉
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屠彘其部曲覺之扣李

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
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嚮應忠義民兵
首領傳選子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千餘萬綿
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
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
圖也金人乃間遣勁騎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
甚衆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詔
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
敢擊既至汴京澤大喜令彥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
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時已遣

宇文虛中為祈請使議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
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
憤激大忤時相意遂降旨免對以彥為武翼郎閤門
宣贊舍人差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瓊為平寇前將
軍彥知瓊有逆節稱疾不就乞致仕許之知樞密院
事張浚宣撫川陝奏彥為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婁宿
相持于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為
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
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閭與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
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

言彥即請為利路鈐轄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
州時中原盜賊蠡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
巨盜徃徃窺覬桑仲既陷淮安襄陽乘勢西向均房
失守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
以申櫝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
耳彥乃遣統領官門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
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
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
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
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賊敗走彥休

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九月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擾京西遂攻金州諸關賊衆皆河朔人驍果善戰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竒以待閔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乾祐縣以歸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三道一攻注口關一出爲卽嶺一擣洵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

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江口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又有王闢董貴祈守中阻兵窺蜀勢雖不及桑仲然小者猶不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冬僞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彥與關師古併兵禦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兀朮入侵浚召彥與吳玠劉子羽會于興元撤離局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統制官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禦之不

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月彥遣兵至漢陰縣
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全州浚承制進彥保康
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彥不受五年四月差知荆
南府充歸峽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荆南曠土措
置屯田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
十頃分給將士有差六年二月知襄陽府京西南路
安撫使彥以岳飛嫌辭浚奏彥為行營前護副軍都
統制督府參謀軍事六月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
鎮江聞母喪上疏乞解官不許詔免喪服趣入對遂
以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

角七年正月彥因遣將捕亡者於解潛軍中軍士交
鬪於市言者論其軍政不肅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
終餘服二月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彥入辭帝撫勞
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九年卒
于官年五十彥稱名將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聲振
河朔時方撓於和議遽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
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
推賞將死召其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魏勝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
為弓箭手徙居山陽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聚

芻糧造器械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渤海高文富聞勝起遣兵來捕勝距海州南八十里大伊與金兵遇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間之即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勝整軍與安仁父子戰譙門

內殿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勝權知州事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即具其事報境上帥守冀給軍裝器甲時帥守雖知金人將渝盟未有發其端者莫敢以聞左軍統制董成謀出西北取沂州勝先遣間還知金兵數萬至沂以我軍器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巷戰殺其守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人生兵復

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
釋之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
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陣
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
人軍聲益鎮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
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
不下砦首勝晷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
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
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
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

十鎗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踏步而入砦無敵
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歛血
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
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
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
城以禦矢石如兩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然
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猶親禦戰勝起義久朝廷尚
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
州始遣忠義將朱震楮道請行在白勝姓名于執政
始知勝之功焉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睨其後分軍

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手金人于新橋大敗之金兵未退寶知金舟將遁復以兵登舟備海道金主初命造海艦欲分軍入蘇杭悉以中原民操舟楫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語俟王師至即背之及寶舟入島中適北風勁舟不進有頃及風金人艤舟于岸操舟者均望見寶舟謬云此金國兵也俾皆入舟中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其舟舟以赤油絹為帆風順火熾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縛載之檻車悉獲其舟寶既捷勝亦還州為捍御壽金兵營于城北砂巷列

陣將攻關門先遣人說勝使降勝開門出諭之曰汝

主叛盟失信無故與我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

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來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

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

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

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敕兵入城金兵追將及

勝獨乘馬逐之叱曰魏勝在此聞之皆辟易士卒後

入者不復敢追勝軍已入城金兵徑趨城東欲過砂

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拒戰竟

日終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金兵遽過河勝

恐絕河路亟收軍入城金兵追至東門外黃土坂勝
單騎逐之大叱之金兵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
里士得入城有不得入者由城南入西門金兵復自
西南來襲勝從後叱之金兵駭散手殺數人奏功授
閤門祗候差知海州蕪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
昌同峒嵒山首領張榮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金兵
自新橋關子門砂堰之敗殺傷者衆一日黎明乘昏
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竭力捍禦矢石交下
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距海州

包州城中使不能出及亮死乃解

去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
見即退走勝為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塵戰
即揭之金兵悉避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
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權鹽勸糶豪右
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
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糾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
有日會金主亮被殺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初亮
聞勝在海州知不可取曰少頃他時取之易耳亮既
殞勝益得自治軍旅人皆精銳獲金謀者犒以酒食
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

以不疑周其窶貧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轉達于朝悉如所請金人遣山東路都統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時寶帥海舟水陸並進抵城北砂巷勝率衆合寶軍大破之斬首不可計堰水為之不流餘悉奔潰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盡獲其鞍馬器甲寶亦駐海州為進取計金人獲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闕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

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下令守險勿追報寶寶以防海道登舟不復發兵金兵盛集勝力拒之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為殿時百姓以寶既登舟懼金兵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人民牛馬蔽野呼號動地城中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盡納之居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兵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砲石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

凡三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罷攻修營壘絕河道
謀為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
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
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還報城中已命張子蓋
率兵來解圍金人亦知子蓋軍且至已有退意頃之
子蓋先帥騎兵至勝出與子蓋議戰事且促其步卒
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追數十
里餘兵皆遁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
知其他遂率軍還城中疑懼欲隨王師出勝親邀於
道而諭之至漣水軍與偕還時都督張浚在建康招

勝詢以軍務轉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
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仍知海州勝
還隆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
督府亦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
軍馬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
辨是非和仲又讒勝於都督惑之呼勝至鎮江計事
罷其職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
府駐劄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仍遣
鎮江御前後軍屯海州代前軍還鎮江勝既還海州
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改忠州刺史海州城西南枕孤

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簇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嚮掩擊得捷拔陣追襲

少却則入陣間稍憇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製上于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以本州官吏及部兵赴新治詔勝同淮東路安撫使劉寶知高郵軍劉敏措置盱眙軍楚州一帶勝專一措置清河口時和議尚未決金人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未許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

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於寶寶
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迄不發
一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步為陣謂士卒曰我當
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阜卒居前騎為殿至淮
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
節度使謚忠壯時淮南未平詔於鎮江府江口鎮立
廟賜號褒忠仍俟事定更祠於戰沒處且令有司刻
木以斂葬于鎮江官其二子郊武功大夫忠州刺史
昌承信郎賜銀千兩絹千匹宅一區田百頃其後使
者過淮東始得其詳還言于朝以劉寶不出救兵削

兩鎮節鉞沒入家此其貶瓊州死勝所糾集忠義有為
賈和仲誘諜別屯及撤戍隔絕者尚五千餘人入京
口屯駐前軍郊添差揚州兵馬鈐轄淳熙十五年孝
宗語樞臣曰魏勝之子當與優異又曰人材須用而
後見使魏勝不因邊事何以見其才詔郊添差兩浙
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張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
二萬有郝政率衆走沈州首被白布為成報雙號白
巾賊憲一鼓擒之飛遣憲復隨州敵將王嵩不戰而
遁進兵鄧州距城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與王嵩

董亮各出騎突擊賊衆大潰遂復鄧州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穎昌戰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朮領兵十一萬于臨穎縣楊再興與戰死之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兀朮復遁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穎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奮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訛告飛事者竊以優賞卒無人應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檜俊不能屈俊劫貴以私事貴懼而從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訐號

鵬兒以姦貪屢為憲所裁檜使人諭之俊輒從檜俊謀以憲責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為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責執憲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張俊以為憲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聖書命憲營還兵可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至行在下大理寺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至乃俊尚誣飛使子鵬孫革致書憲責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蓋憲嘗親

四百八
還飛軍其書皆無有乃妄稱害貴已焚之矣但以衆
證具獄語在飛傳靈坐死籍家皆紹興三十二年追
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
宣使錄其家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入莫邪關
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
衆直入其營官軍却殺順夫又殺飛弟翻成敗再興
走躍入澗張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
縛飛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汝殺汝當以忠義
報國再興拜謝飛屯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至西京

長水縣之業陽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新五百餘人
俘將吏百人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
二千復長水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盡復西京險要
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復至
蔡州焚賊糧飛敗金人于郾城兀朮怒合龍虎大王
盖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當敵鏖戰數十
合敵不支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不獲手殺數
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頃兵十二萬于臨穎
再興以三百騎遇敵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餘
人及萬戶撒八孛董千戶百人再興戰死後獲其屍

焚之得箭鏃二升

牛臯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為射士金人入侵臯聚眾與戰屢勝西道總管翟興表補保義郎杜充留守東京臯討劇賊楊進于魯山三戰三捷賊黨奔潰累遷蔡州刺史中軍統領金人再攻京西臯十餘戰皆捷加果州團練使京城留守上官悟辟為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金人攻江西者自荆門北歸臯潛軍于寶龜山之宋村擊敗之轉和州防禦使充五軍都統制又與字董戰魯山鄧家橋敗之轉西道招撫使偽齊之師于金入寇臯設伏要地自屯丹霞以待

府路馬步軍副統總管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出師中大會諸將臯遇毒亟歸語所親曰臯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臯云初檜主和未幾金渝盟入侵帝手札賜飛從便措置飛乃命臯及王貴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經略東西京汝鄭穎陳曹光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于曹州捷于宛亭捷于渤海廟董先姚政捷于穎昌劉政捷于中牟張憲復穎

昌淮寧府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
臯及傅選捷于京西捷于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
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于西京梁興會太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
金人于垣曲又捷于心水追至孟州之邵原金張太
保成太保等以所部降又破金高大尉兵于濟源喬
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捷于永安軍梁興
在河北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北金帛
馬網之路金人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為
恨云

胡閔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閔
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初知兵科閔休應試中優等
補承信郎金人圍城閔休分地而守二帝詣金營閔
休欲結義士劫之何梟禁止之二帝北遷范瓊散勤
王師閔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
康年號閔休得之泣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
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曰招之便或曰討之
便閔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
之不伏則討之於是以岳飛為招討使飛辟閔休為
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死

閔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
孫照德安太守

論曰王德素有威略蚤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
張俊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彥棄家赴國累破
堅敵威振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郡用違其材惜矣
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眾抗金
入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然見忌于
諸將無援而戰死亦可惜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
將為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沒或以憤卒
而憲以不證飛獄寃死悲天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史三百六十九

開封儀司程國重書云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將

黎

張俊

張宗顏

劉光世

王淵

解元

曲端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
盜年十六為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
指揮使宣和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平鄆
州賊李太及河朔山東武胡群寇功最進武德郎靖
康元年以守東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城

守命制置使中師中往援屯榆次金人以數萬騎壓之俊時為隊將進擊殺傷其衆獲馬千匹請乘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謀俊計不行悉兵合圍攻益急榆次破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川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京高宗時為兵馬大元帥俊勒兵從信德守臣梁楊祖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正月俊高宗至東平府時劇賊李昱據兗州命俊為都統討之與數騎突圍繞戰諸軍爭奮賊遂殲進桂州團練使尋加桂州

防禦使中書舍人張澂自汴京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大帥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太王居外此天機豈可徒往因請進兵高宗許之遂如濟州開啓乾龍節迫夜有告高宗欲俟元帥謁香劫以叛群議集諸軍屯備俊曰元帥不出姦謀自破遂往治賊術窮黎明引軍北遁俊勒兵追殺之進徐州觀察使高宗以俊忠勞日積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辭勸進高宗涕泣不言俊曰大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天天下洵洵不早正大位無以補人望且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高宗

發濟州俊便道扈行至應天府高宗始即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為御營前軍統制遣還京迎隆祐太后權秦鳳兵馬鈐轄尋奉太后及六宮以歸除帶御器械時江淮群盜蜂起俊討杜用于淮寧趙萬郭青于鎮江陳通于杭州轉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落階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尋破秀州賊數萬縛徐明斬之進武寧軍承宣使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今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為險練兵政安人心俟國勢定大舉未晚俊又請移左藏庫于鎮江既而敵淹至已逼近旬俊亟奏飭甲乘

從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縣傅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偽拒不受三軍洶洶論之曰當詣張侍郎求決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俊以傅等欲危社稷泣數行下俊大慟浚諭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頃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世忠為前軍俊以精兵翼之光世次之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

入城見于內殿帝嘉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
右軍都統制尋為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
攻浙杜充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帝如明
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朮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温州
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
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扞敵兵一戰成功
當封王爵矣卯除夕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
戰兵少却其將党用丘橫死之於是統制楊沂中田
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力戰殿帥
李質以璽直來助守臣劉洪道率州兵射其立矢大破

之殺數千人金呼人至砦計事後令小校往金人與
語欲如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毋驕惰慮敵必再
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四日正旦忽
西風起金人乘之果復攻明州俊與劉洪道坐城樓
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
拔砦去屯餘姚且請濟師於兀朮後七日敵將至俊
引兵趨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未幾江浙群
盜蜂起授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以所部招
收群盜命後軍統制陳思恭隸之且令兩浙宣撫使
周望以兵屬俊劉光世韓世忠之外諸將皆受節度

六月改御前五軍為神武軍俊即本軍為裨武右軍
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浙西
群盜悉平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
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至咸元悍
彊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多
造符讖蠱惑中外圖紅州久未解時方患之堯宗尹
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遂改江淮路招討使成黨
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絕道急趨豫
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歛兵于口無人者金
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
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俊謀知賊怠乃謀
戰岳飛為先鋒揚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
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俊用楊沂中
計親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沂中及陳思恭俾
從山後夾擊以午為期俊與賊鏖戰至午精騎自山
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既復筠州臨江軍捷奏帝賜
御筆謂宜乘賊勢已衰當官軍已振驅除勦戮速收
全功俊未拜親詔已追至北奉新樓子莊賊黨商元
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
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鐵

山復江州已而與國軍等處群盜聞俊兵至皆遁去
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繼奉新失險之
敗據一曰幢坡馮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
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俱
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比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
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先是謀至舉朝
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曰前進一
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徐為計鼎曰公言避
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非也公但堅前議足矣
遂以俊為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既而
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瑄
顏濟渡至六合出其背敵將引去俊繼遣王進曰敵
既無留心必徑渡淮去可速及其未濟擊之進往敵
果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首程師回張延壽以
獻五年劉麟入寇俊與揚沂中合兵拒于泗州六年
改崇信奉寧宣節度使劉麟兵十餘萬犯濠壽詔併
以淮西屬俊揚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
遣存中與張宗顏王瑋田師中等自定遠軍次越家
坊遇劉猷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
家灣遇猷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猷僅以

身免拜少保加鎮洮宗信奉靈軍節度使帝曰知議
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強之士數萬報國如此朕
復何慮又曰群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充思
勉勵七年改淮南西路安撫使置司盱眙俊與韓世
忠入見議移屯秦檜奏臣當語世忠俊陛下倚此二
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三
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邪命俊自盱眙廬州
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賜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
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圖順昌府命俊策應劉
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金人三路都統自東

南兩京分道來侵抵亳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
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師還十年鄴瓊在亳州俊以
大軍至城父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
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父老列香花迎俊遂復亳
州留統制朱超守之俊引軍還壽春進少師封濟國
公十一年二月兀朮入合肥漸攻歷陽江東制置大
使葉夢得見俊請速出軍俊遣兵渡江諭諸將曰先
得和州者勝王德願為諸軍先士鼓譟而行敵已據
之德率衆渡采石先登俊宿中流德抵城下金人退
屯昭關後三日復敗金將韓常于含山命關師古復

巢縣遂復昭關使左軍統制趙密偃兵篁竹出六丈河以分金勢張守忠以五百騎敗金人於全椒未幾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衆涉流登岸追擊之王德與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臯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議賞宿毫功俊部將王德田師中劉寶李橫馬立張澥六人同日首受上賞俊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衆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亦俊力也加太傅封廣國公尋進益國公十二年十一月以殿中侍御史江邈論之罷為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

使充醴泉觀使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邈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十三年敕修甲第遣中使就第賜宴侑以教坊樂部十六年改鎮靜江寧武靜海軍二十一年冬帝幸其第拜太師以其姪清海軍承宣使子蓋為安德軍節度使其他子弟遷秩者十三人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濠壽之後俊與錡有隙獨以楊沂中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飛寃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帝與諸將

中眷俊特厚然警救之者不絕口自淮西入見則教其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毋與民爭利毋興土木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輟視朝三日歛以一品服帝臨奠哭之慟追封循王子五人子琦子厚子顏子正子仁

子盖字德高父宏應募從俊軍河上金人破開德府宏戰死子盖初從韓世忠討苗傅補承信郎累功遷武功郎紹興六年劉猊大舉入寇過定遠縣將趨宣化窺江詔遣俊會劉光世軍勦之子盖從俊擊猊于藕塘授閣門宣贊舍人明年改昌州刺史江南東路

馬步軍都總管十年金人再取河南以興復宿亳功遷登州防禦使兼宣撫司衙兵副統制十一年二月兀术入廬州攻含山縣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子盖從王德馳入和州金人退屯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俊遣子盖與錡金大戰於柘臯敗之軍勢赫張兀术復攻濠州子盖又敗之于周梁橋除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十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帝幸俊第授子盖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金人攻海州急以子盖為鎮江府都統

往援之即日渡江馳至楚州淮東漕臣龔濤謂之曰敵衆十倍兵力不支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盖曰彼若不救將如之何乃亟趨漣水取便道以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盖率精銳數千騎擊之謂麾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遣統制張玘略陣玘中流矢子盖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金人復整軍來戰子盖再率精銳擊之獲其車馬鎧仗萬計退屯泗州孝宗即位召對賜鞍馬鎧甲束帶且令招集勇敢相時而動子盖受命還招

金人將蕭鷓巴耶律造哩將其衆來降尋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謚恭壯子盖從俊征討藕塘柘臯雖多奏功未能出諸將右惟海州一捷可稱云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為涇原將解宣威城圍死之宗顏以父恩補三班借職監闕鄉酒稅積官至涇原副將權殿前司統轄御營軍統制張俊選為統領從俊討浙西寇秀州軍校徐明以城叛宗顏夜襲其城明遁轉忠州刺史遷御前中軍統制金人攻明州宗顏破其前軍盜楊勅破松溪命宗顏及李捧陳

思恭討之宗顏次浦城不進勅又掠建州宗顏趨南
劔州與勅遇遂歸盜猶未平謬言已擊退侍御史沈
與求劾宗顏三將並出不能平數千之潰卒何以示
敵貶二秩從俊討李成與成將馬進戰王隆觀敗之
遷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改麟州觀
察使僞齊挾金人攻宣化鎮俊遣宗顏潛渡江出其
後襲之不勝俊庇之以捷聞遂加沂州防禦使繼以
兵襲擊淮北復遷崇信軍承宣使宣撫司前軍統制
僞齊入寇詔張俊解淮西急督府張浚遣楊沂中與
俊合檄宗顏自泗州為後繼與猊遇于李家灣大破
之橫屍滿野猊僅以身遁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武信軍承宣使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
下宗顏以騎百餘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
言曰此張鉄山弟也紹興九年卒年四十四贈保靜
軍節度使謚壯敏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初以蔭補三班
奉職累陞鄜延路兵馬都監蘄州防禦使方臘反延
慶為宣撫司都統遣光世自將一軍趨衢婺出其不
意破之賊平授耀州觀察使陞鄜延路兵馬鈐轄時
有事燕薊光世從延慶取易州授奉國軍承宣使金

將郭藥師降除威武奉寧軍承宣使延慶遣諸將擣
虛趨燕以光世為後繼光世不至諸將失援而潰降
三官河北賊張迪掠濬州境詔光世討之光世曰賊
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即麾騎退
賊兢進光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復承宣使充御延
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夏人乘間
寇杏子堡堡有兩山對峙地險阨光世據之敵至敗
去擢侍衛馬軍都虞候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聞范
致虛傳檄諸路議引兵會之會有詔止勤王兵光世
以為宜速進不可以詔示衆既而潰兵至且言京城

事衆懼光世矯以蕃官來自汴京謂二帝決圍南去
衆稍安進屯陝府致虛欲合五路兵進與金戰光世
難之別道趨虢遂致濟州謁康王命為五軍都提舉
王即皇帝位命為省視陵寢使尋為提舉御營使司
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李昱遷奉國軍
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為軍江寧府
制置使討張遇於池州遇望其陣曰官軍不整可破
也時湖水涸賊越湖出官軍後官軍亂光世幾被執
王德救之得免遇循江而上光世整兵追至江州斷
其後軍破之遇復東下又追擊於江寧二年以功加

檢校少保命討李成光世以王德為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袍青蓋併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與之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校少傅帝在揚州金騎掩至天長光世迎敵未至而軍潰帝倉卒渡江命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府控扼江口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劉為亂素憚光世遷光世為太尉淮南制置使張浚在平江馳書諭以勤王光世不從呂頤浩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兵會于丹陽兵進光

世以選卒為游擊仍分軍殿後遇苗翊馬柔吉軍于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尉兼管副使光世遣王德助喬仲福追傅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傅僅以身免逆將范瓊被執張浚使光世撫定其衆又招賊靳賽降之命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節制光世言受充節制有不可者六帝怒詔毋入光世殿門光世始受命隆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為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太后退保虔州

馮穢貽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取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聚逐也太尉儻選精兵自將來洪而開一路令歸伏兵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自信州引兵至南康酈瓊圍固始縣光世遣人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恣經于信州時光世部曲無所隸號太尉兵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非宜會御營司廢乃以巡衛名其軍命充御前巡衛軍都統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言安撫控制一路若但守鎮江則他郡有警不可離任望別除守臣光世專充

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人必過江故預擇便地帝覺之止許增辟通判右諫議大夫黎確疏其擇便求佚中外所憤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許時韓世忠張俊兼領浙西制置使光世復言本路兵火之餘不任三處需求遂罷世忠俊兼領時金兵留淮東光世頗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趨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酈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完顏昌屯承楚光世知其衆思歸欲攜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

招納信寶獲敵不殺令持錢文示其徒有欲歸者扣
江執錢為信歸者不絕因勦奇兵赤心兩軍昌遂拔
砦去紹興元年金人渡淮真揚州皆闕守命光世兼
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司揚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
俊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往舒蘄擣其巢穴光世以
江北盜未平為辭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真揚通承楚
州漣水軍郭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王德
擒之并其衆范宗尹言光世軍多冗費請汰其罷軟
者帝曰俟作手書與之如家人禮庶幾不疑光世以
結結生穗為瑞聞下朝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寶

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為瑞此恐不足信淮北人
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以安輯之五湖捕
魚人夏寧聚衆千餘掠人為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
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光世請鑄淮東宣撫
使印給錢糧增將吏皆從其請仍給鎮江府常州江
陰軍苗米三十七萬斛為軍中一歲費二年復命移
屯揚州時至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入朝言鄰寇有
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為根本計右司諫方孟卿
劾之乞召宰執與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為辭
光世之來以繒帛方物為獻帝命分賜六宮中丞沈

與求以為不可命還之呂頤浩與光世有故怨頤浩
將出視師首言光世兵冗不練乞移其軍還闕帝曰
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先犒軍而後料簡可也
頤浩至鎮江光世軍果告乏頤浩奏光世軍月費二
千萬緡乞差官考覈詔御史江躋度支胡蒙至軍點
校終不得實帝方倚其成功尋詔兩漕臣措置鎮江
酒稅務助其軍費又罷織御服羅省七百萬緡以助
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光世奏部將喬仲福斬賽
防江有勞詔進一官許回授光世固乞轉行給事中
程孺持不可又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
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州之間以備退保詔
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三命光世與韓世忠易
鎮同忍赴闕授檢校太傅江南小宣撫使世忠既至鎮
江城下女奴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皆云世忠所遣
世忠屯登雲門光世引兵出懼其扼已改途趨白鷺
店世忠遣兵襲其後光世以聞帝遣使和鮮仍書賈
復寇恂傳賜之命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賜
錢十萬緡劉豫將王彥光楊兵淮上有渡江意光世
扼馬家渡遣酈瓊屯無為軍為濠廬援賊乃退光世
奏酈延李侑充閣門祗候言者論其涉私罷之金人

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玚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乃移書二帥二帥皆復書致情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帝曰卿與世忠以少嫵不釋然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而後私讐復諭以光武分寇恂賈復之事光世泣謝請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擾民而止又請並封其三妾為孺人南渡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會改神武軍為行營護軍以光世所部稱左護軍劉豫築龍城以窺淮西光世遣王師屢破之加保靜軍節度使遂領三鎮張浚撫淮上請屯劉豫挾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壯軍與韓世忠張俊鼎立揚沂中將精卒為後距劉掇驅鄉民偽為金兵布淮境光世奏廬州難守密于趙鼎欲還太平州浚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州退浚遣人厲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勳瓊領兵自安豐出謝步過金將三戰皆敗之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帝命與趙鼎議鼎曰光世將家子孫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遷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在

四百一十一
司諫諍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去光世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封榮國公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公輔又言光世雖罷而德少師賞罰不明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又繳還賜第之命帝曰光世罷兵柄若恩禮稍加則諸將知有投福皆效力矣卒賜之初光世麾下多降盜素無紀律至是督府命呂祉節制其軍鄭瓊殺祉驅諸軍降劉豫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陝西宣撫使弟光遠疏其短于言

加光世為中丞再論光世不可遣而止十年金八圍順曰拜太保為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為前軍都統又請王德自隸德不願受其節制顯忠行至宿泗軍多潰進至和州秦檜主罷兵召還光世入見為萬壽觀使改封揚國公疾革乞免其家科役中書舍人張廣裕不下卒年五十四贈太師官其子孫甥姪十四人謚武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追封廓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通寇自資見詆公論嘗入對言願竭方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

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
履以自固又登解兵柄與時浮沈不為素捨所忌故
能竊寵以終其身方之韓岳遠矣

王翊字幾道熙州人授提舉州善騎射應募擊夏國
屢有功累遷熙河蘭湟路第三將部將權知鞏州寧
遠若諸蕃入寇經畧司討之表淵總領岷山蕃兵將
與師城澤州蕃衆來攻淵奮擊大破之追至邈州
城移同總領湟州蕃兵將兼知臨寧等處法亮宣和
五年劉延慶討方臘以淵為先鋒賊將據錢塘勢張
甚淵論小校韓世忠曰賊謂我遠來必易我明日爾

逆戰而偽遁我以強弩伏數百步外必可得志世忠
如其言賊果追之伏弩卒發應弦而倒逐北至淳安
賊據幫源峒遂圍而平之授閣門宣贊舍人權京畿
提舉保甲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繼從延慶攻契丹重
兵壁盧溝南遣淵等數千人護餉道戰敗為敵所獲
已而逃歸猶以出塞遷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又從
楊惟忠辛興宗破群盜高托山等遷拱衛大夫寧州
觀察使靖康元年為真定府總管就遷都統制吳湛
據趙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河東北宣撫使范
訥統勤王兵屯雍丘以淵為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

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濟州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至汴都以朝服見邦昌納謁曰參豕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宣教康王即皇帝位淵與楊惟忠朝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群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為都統制扈從累月不釋甲帝如揚州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尋改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進保大軍承宣使時群盜蠡起以淵為制置使平杭賊提兵四出所向皆捷平軍賊趙萬於鎮江誅杭賊陳通於杭州降張遇於揚子橋期

年群盜略盡遷嚮德軍節度使惟趙萬陳通等已招其降而復盡誅之建炎三年二月金人攻揚州帝倉卒渡江淵與內侍康履從至鎮江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見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騎皆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中書侍郎朱勝非馳見淵督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諸將心帝欲如鎮江以援江北群臣亦固請淵獨言鎮江上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川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言戎器全缺兵

匠甚少乞括民匠營繕尋自平江赴行在拜簽書樞
密院事仍兼都統制命下諸將籍籍帝聞之乃命免
奏事簽書仍解都統制以慰衆心先是統制官苗傳
自負世將以淵驟用頗觖望劉正彥嘗招巨盜丁進
亦以賞薄怨淵而內侍康履頗用事及淵入樞府傳
正彥以其由宦官薦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殺之併
殺康履遂成明受之變淵時年五十三淵為將輕財
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祿足代耕若事
雖刃我何愛爵祿曷若為富商大賈邪初帝在南京
聞淵疾遣中使曾澤問疾澤還言其帷幔茵褥皆不
倚

且帝輟所御紫茸茵以賜然其平群盜多殺降與康
履深交故及於禍贈開府儀同三司累加少保官其
子孫八人紹興四年又官二人乾道六年謚襄愍子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若人踈眉俊目猿臂善騎
射起行伍為清澗都虞候建炎三年隸大將韓世忠
麾下擢偏將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皆駭愕元
領二十騎擒其生口知敵動息俄逢騎數百身自陷
陣橫刺酋長墜馬餘皆遁去授閣門宣贊舍人苗傳
劉正彥之變從世忠追至臨平與戰賊勢既衰擒于

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治兵京口邀其歸路以海艦橫截大江金人出小舟數十以長鈎扳艦元在別舸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授忠州團練使統制前軍繼從討閩寇范汝為轉討湖外諸盜時劉忠據白面山憑險築壘世忠討之距賊營三十里而陣元獨跨馬涉水薄賊砦四顧周覽賊因山設望樓從高瞰下以兵守之屯壯銳于四山視其指呼而出戰元既得其形勢歸告世忠曰易與爾若奪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之遣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矢自下趨高賊衆莫支乃據望

樓立赤幟四面並進賊遂平攻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偽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嶽廟走伏者背出又決河岸逼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嶽廟元遣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遺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服出偽若降者金人稍懈俄伏發擒黑頭虎未幾金兵四集元戰

却之追北數十里金人赴水死者甚衆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兵投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畧地淮陽至劉令莊騎纔三百當敵騎數千元揮戈大呼衆爭奮敵披靡俄而救至後部疑懼元回顧曰我在此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為樞密使以元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保信軍節度使五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煥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

授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畧歷秦鳳路隊將涇原路通安砦兵馬監押權涇原路第三將夏人入寇涇原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中庠駐兵栢林堡斥堠不謹為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人再入寇西安州懷德軍相繼陷沒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經畧使席貢疾栢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畧司統制官建炎元年十二月婁宿攻陝西二年正月入長安鳳翔關隴大震二月義兵起金人自鞏東還端時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積道不拾遺金游騎入境端遣副將吳玠據清

溪嶺與戰大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義兵已復長安鳳翔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為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九月金人攻陝西庶召端會雍耀間端辭以未受命庶以鄜延兵先至龍坊端又稱已奏乞回避庶貢別遣統制官龐世才將步騎萬人來會庶無如之何則檄貢勒端還舊任遣陝西節制司將官賀師範趨耀別將王宗尹趨白水且令原慶出師為援二帥各遣偏將劉仕忠寇輝來與師範會庶

欲往耀督戰已行會龐世才兵至邠端中悔以狀白庶言已赴軍前庶乃止師範輕敵不戒卒遇敵于八公原戰死二將各引去端遂得涇原兵柄十一月金謀知端庶不協併兵攻鄜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又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權轉運判官張彬為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謂彬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今端兵不滿萬不幸而敗則金騎長驅無陝西矣端計

全陝西與廊延一路孰輕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蕩
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華州拔之端自分蒲
城而不攻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
玠會襄樂金攻延安急庶收散亡往援温州觀察使
知鳳翔府王瓌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泉而延安
已陷庶無所歸以軍付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
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端
號令素嚴入壁者雖貴不敢馳庶至端令每門減其
從騎之半及帳下僅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
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既而與張彬及走馬

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
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守庶
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虜陳軍
事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
端欲即軍中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
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春秋大夫出
疆得以尊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
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端意阻復歸軍明
日庶見端為言已自効待罪端為廢其官屬奪其節
制使印度乃得去王玠將兩軍在慶陽端召之玠不

四百五十六
應會有旨瓌過邠軍士劫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
孚率兵召瓌謂中孚曰瓌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
陽瓌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初叛賊文斌圍興
元不克引兵還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諤誘斌如長安
而散其衆欲徐圖之端遣吳玠龔斌擒之端自襲宗
諤殺之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畧安撫
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
郾延經略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三度疑
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
反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辨以百口明端

不反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
威聲承制築壇拜端為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
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然壇受禮軍士歡聲
如雷浚雖欲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填禁軍
為名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
財不足今兵以合財已備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
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
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婁宿孤軍一事
然將士精銳不減前日我不可勝亦止合五路兵一
事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况金人因糧於我我常為

客彼常為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說四年春金人攻還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將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為援端謂玠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兀朮窺江淮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平原廣野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

已俟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責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是年浚為富平之役軍敗誅趙哲敗劉錫浚欲慰人望下令以富平之役涇原軍馬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後先自聚集皆緣前帥曲端訓練有方故端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元年正月叙正任荊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瀘州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端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度又從而間之浚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度告浚謂其指斥

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
 隨恨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
 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
 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遠既至隨令獄吏繫
 維之糊其口增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
 血而死年四十一 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
 悵悵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復端宣州觀察使謚壯
 愍端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然剛愎恃才凌
 物此其所以取禍云

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為之冠然夷

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瓜牙之寄其平苗
 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
 少矧其附檜王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
 負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恃宿將選沮却畏不用上命
 師律不嚴卒致酈瓊之叛迎合檜意首納軍權雖得
 善終牖下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然子
 盖宗顏號俊子弟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稱焉王
 淵以總率扈從有勞遂至驕盈失將士心自取覆敗
 况結托康履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元始由韓世
 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者不幸早世惜

哉曲端剛復自用輕視其上勞効未著動違節制張浚殺之雖寃蓋亦自取焉爾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終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史三百七十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丞相獲國更領選事都總管脫脫等奉

勅修

王友直 李寶 成閔 趙密

劉子羽 呂祉 胡世將 鄭剛中

王友直字聖益博州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年十二隨父游諳兵法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迺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餘擬官有差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

三軍軍置都統制提舉提點提轄訓練統之九月戊子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穀張昇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尚在揚州久不報友直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敕書勉以率衆擣敵腹心掎角應援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天平軍節度使馮穀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右朝奉大夫直秘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秘閣職任各從舊得便宜行事時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旋與敵遇相拒淮北敵兵來益衆友直即率所部渡淮既而審金主亮已斃所遇乃

歸師悔不襲擊之高宗視師江上見于金陵賜金帶章服錫賚及二子友直耻前功不遂自陳改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越四月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書宋忠義將河北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陣因其輜重扼歸道橋左右枕水張子蓋知友直已乘敵後麾軍進擊敵潰走盡溺死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友直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之辟建康前軍統制隆興二年九月金人犯邊宣諭使王之望命以前軍戍昭關友直不踰時即行

他軍同戍者敵至輒退保和州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相聞益整暇自持乾道元年移鎮江御前諸軍統制俄改步司左軍統制兼左驍衛上將軍初淮北之戰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訪得之乃與其妻李携二女自淮而還錫予加厚又明年除御前諸軍統制請祠手詔慰勞四年繇京口入覲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步司公事遷侍衛親步軍都指揮使朝廷議遣馬步二司移屯重地丞相虞允文欲先發步司友直請以馬司先及馬帥李顯忠屯金陵友直奏馬軍道途轉徙困斃已甚有旨免移步司八年

轉承宣使旋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大閱于茅灘鎧仗精明號令閑肅明年進殿前指揮使賜第中都賜田平江燕射咸預晚節宴安軍政稍失律授宜州觀察使尋罷宮觀徙居信州以郊祀恩內徙三奉祠復武寧軍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淮浙姦民倪詢梁簡等教金造舟且為鄉導金使蘇保衡造舟于潞河明年以保衡為統軍將繇海道襲浙江謀聞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北事

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是
必能事者廼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
與守臣督海舟捍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
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弓弩手非
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賜寶衣
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
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爲潛伺敵動靜虛實毋誤公佐
受命即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寶將啓行軍士爭言西
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
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忼慨顧左

右曰天以是試李寶心如鐵耶李寶石不變矣酌酒自
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
悉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
翁矣士氣百倍趣衆乘機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
寶神色不爲動風少殺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
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劔畫地令曰此
非復吾境乃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
將士賈勇無不一奮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勝出戒迎
寶獎其忠義勉以共立功名勝感泣乃維舟犒士遣
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彙傑如王世修輩各

署旗集義勇卒應募者數萬人寶列名上諸朝檄
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昇勝與俱發至膠
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
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施樓中夾如鍾鐸聲
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
寶船始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
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斫舉帆帆皆
油纈彌旦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亟
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火所不
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

舟中餘所謂簽軍盡中原舊民皆登島垠脫甲歸命
以故不殺然倉卒舟不獲艤溺死甚衆俘大漢軍三
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禽倪詢等上于
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
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將乘勢席卷公
佐切諫以為金主亮方濟淮聞通秦已陷得遠失近
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視緩急為表裏援遣曹
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下倡
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
度使沿海制置使賜金器玉帶亮聞膠西之敗大怒

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錢唐之危可憂也寶之功亦大矣寶戰且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弩俾所司為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劉韜為真定帥募勇士捍金兵閔在麾下高宗即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會上南渡韓世忠追苗傅及龔元木討范汝為閔皆在戎行又以力戰却敵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從世忠入見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自謂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避一頭矣上嘉歎勞勉旋以取海

功擢磁州團練使召見賜袍帶錦帛加贈玉束帶時方與金盟世忠罷兵入為樞密使詔進閔棣州防禦使殿前遊奕軍統制歷遷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尋丁母憂詔起復贈其母鄭國夫人金主亮將敗盟詔閔提禁旅三萬鎮武昌命湖北守漕創砦屋三萬間以待之發折帛米錢茶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糶米六十三萬石備軍用仍賜金器劔甲臨遣之閔至鄂未幾進屯應城縣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回援淮西閔喜於得歸冒雨

兼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物奄歸已
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制置使
駐鎮江既而言者論諸軍皆聚鎮江恐出敵不意擣
上流於是詔閔發鄂州張成華旺軍回駐鄂亮死閔
引兵渡江趨揚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
南岸軍士喏聲相聞金人笑之曰寄聲成太尉有勤
護送時虜氣已奪日虞王師之至委棄戈甲粟米山
積諸軍多仰以給惟閔軍多浙人素不食粟死者甚
衆閔至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凡侍從卿監閔
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庶劾之猶超拜太尉主

管殿前司公事尋復為御史論列罷太尉婺州居住
奪慶遠節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復節都統鎮
江諸軍九年請祠致仕治園第于平江淳熙元年卒
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十人

趙密字微叔太原清河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
殿授河北隊將戍燕高宗以大元帥開府檄統先鋒
援京師建炎元年從張俊討任城寇李昱俊輕騎先
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脫擢閣門祗候俊置靖勝
軍以密統之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
左軍統領金兵陷揚州士民隨乘輿渡江衆數萬密

露立水濱麾舟濟之苗傳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人犯明州俊遣密及楊沂中與殊死戰敗之進武功大夫陞統制紹興元年李成馬進擾江淮俊復遣密大破之成進皆北遁賜金帶轉親衛大夫康州刺史總管涇原馬步軍平張莽蕩尋詔入衛十年金犯亳宿從俊營合肥出西路時水潦暴漲涉六晝夜始達宿與敵遇敗之明年敵分兵犯滁濠密進擊之且命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縣伏篁竹間敵疑嘗遁密乃引兵出六丈河斷其歸路又敗之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尋拜宣州觀察使為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海寇朱明暴橫密授張守忠方略曰海與陸異窮之則日月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定之耳守忠用其計明降進定江軍承宣使崇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明年領殿前都指揮使獻本軍酒方六十六所積錢十萬緡銀五萬兩助軍用詔獎之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俄報金復犯淮詔密再為殿前都指揮使初敵聲言航海朝論選從官視舟師徹禁旅防守密不為動迄如所料和議成罷為醴泉使乾道元年九月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少傅

劉子羽字彥修建之崇安人資政殿學士韜之長子也宣和末韜帥浙東子羽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其父破睦賊入主太府太僕簿遷衛尉丞韜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祕閣京城不守韜死之既免喪除祕閣脩撰知池州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為根本改集英殿脩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三年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

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已諸公相顧不發子羽坐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所請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親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叢叢閣待制令人窺江淮急浚急禁衛寡弱計所以分荒

四百一十
其兵勢者合五路之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等之
浚曰吾嘗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
耳遠地至富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
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議徙治夔州者
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
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
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
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騁掠未逼近郡宣司但
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
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

釁而動庶幾獲或可以補前愆而贖後咎奈何乃為
此言乎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
請奉命北出復必平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聞
命大喜悉以其眾不會子羽命吳玠和尚原守大
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明年金
人復聚兵來攻再為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
留河池圖復兩將以通內外聲援許之明年玠以
秦鳳樞密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坊房鎮無使戍金州
二鎮皆燒與示帥空閉繕二備兩之玠彥皆願得子
羽守中陵乃承制拜子羽為州鎮經略使兼知興

元府子羽至漢中通商輸粟二道遂安際實文閣直
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正月王彥失守退保石
泉子羽亟發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即越境而
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
死傷山積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相漢關入繞出玠後
玠遽還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
之遂西子羽焚輿元退守三泉麻襖兵不滿三百與
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玠書款別玠時在仙人關
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
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

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
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
十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
于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
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自金人入梁洋四蜀復大震
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
浚乃止撒離曷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
及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旗招子羽子羽盡斬之而
留其從之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
招也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

不繼又腹背為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
亟遁去子羽出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
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
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推其後
前者死後者被其甲又進以死則又代之其為必取
計如此浚雖劔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
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為言者所論責授
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新除川陝宣撫副使吳玠
始為裨將未知名子羽獨竒之言於浚浚與語大悅
使盡護諸將至是上疏論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

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
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集英
殿脩撰知鄂州未幾權都督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
宜文字魚彥詩同撫諭川陝時吳玠屢言軍前之糧
故令子羽見玠諭指且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併察
邊備虛實以聞時五年冬也明年秋與彥詩同還朝
子羽言金人未可圖宜益兵屯田以俟機會時張浚
以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驕惰不肅密奏請罷之而以
其兵屬子羽子羽辭乃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
淮西酈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

宋史列傳卷三十九
上批出白州安置趙鼎曰章䟽中論及結吳玠事今
方倚玠恐不自安同䟽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
年樞密使張浚薦子羽復元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
撫使金人入寇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
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
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入寇飄忽如風雨今久
遲回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臯之敗欲急和也未幾
果遣使議和復徵闕待制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
提舉太平觀十六年卒子珙自有轉吏部郎朱松以
子熹託子羽子羽與弟子輩薦教之異時卒為大儒

云

呂祉字安老建州建陽人宣和初上言釋褐建炎二
年為右正言以論事件執政通判明州紹興元年盜
起湖南北為荆湖提刑祉既至招捕有方踰年盜平
進直祕閣尋召赴行在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將出師
辟祉議軍事除直徽猷閣充參議官兼不行三年陞
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到官與通判府事吳若安撫
司準備差遣陳亮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
大畧謂立國於東南者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今臨
安僻在海隅移蹕江上然後可以擊兩地離散之心

四年冬金人攻淮江左成嚴獨擊世忠統兵在高郵金既陷漣水破山陽時詔遂和承州社上章言遣兵為世忠援既而援兵不至世忠退保鎮江社番上言置江北於度外非命帥宣撫兩淮之意且恐失中原心唯當急遣諸將是之親御六師度幾上下協心可以不戰而勝於是降詔親征車駕至平江金人退師五年召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文字尋除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給事中六年遷刑部侍郎都督府參議軍事俄遷吏部侍郎劉豫分道入寇時車駕駐平江或請回臨安且令守江防海社獨抗言士氣

當振賊鋒可挫不可遽退以示弱劉麟舉千萬已次濠壽劉光世在合肥欲移屯太平州軍已行乃命社馳往軍前督其還七年遷兵部尚書陞叔目府參謀軍事社淮西撫諭諸軍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主樞為都統制又以統制官鄭瓊為之副瓊與德素不協社遂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遷建康以其軍隸督府八月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社至廬州瓊等復訟德社諭之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言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闕畧况此小嫌乎當

力為諸公辨之保無他慮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斬實兵權其書交漏語於瓊瓊令人遞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怒怒會朝廷命張俊為淮西宣撫使置司於昭揚存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社見之大驚欲返走不及為瓊所執瓊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友死之瓊遂率金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社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曰死則死於此又語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劉豫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蓋其忠云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范汝為寇閩以世將為監察御史福建路諭使入境韓世忠已平賊還尚書右司員外郎又遷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脩政局之言者落

職奉祠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入為禮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尋為建昌兵變殺守倅嬰城以叛世將以便宜發兵討平之除兵部侍郎復知鎮江未幾召為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復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出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雖不世將既被命入境約玠會議蜀之饑暵逾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般指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紹興九年功卒以世將為密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特闢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廊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既分聲援幾絕乃遣大將吳玠田晟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揚政由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玠捷于石壁及扶風金人遂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十一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攻下諸屯又敗華賊兵威稍振未幾虜發於首除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命書樞密院事卒年五十八命有司給葬事

鄭剛中字直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為于朝檜主和

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知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
 金歸侵疆擄遺剛中為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
 侍郎復遣剛中為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尋充陝
 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賚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
 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又欲結取商秦於大散
 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
 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以和尚原自紹興四
 年後不係吳玠地分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
 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字為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
 蜀頗有方畧宣撫司舊在綿閬間及胡世將代吳玠

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漢中與興
 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剛中
 始至即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
 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都統每入謁
 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玠陞檢校少師來謝語聞受乞
 講釣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儻變常
 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秦蜀四川雜征又請裁成都
 府路對羅及宣撫司激賞錢時剛中於階成二州營
 田抵秦州界凡二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先是川口
 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玠屯興州楊政屯興元府

郭浩屯金州皆建帥節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
州姚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領沿邊安
撫剛中請分利州為東西路以興元府利閬洋巴劍
州大安軍七郡為東路治興元命政為安撫以興階
成西和文龍鳳七州為西路治興州命璘為安撫而
命浩為金房開達州安撫諸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從
之弛甓路酒禁復利州錢監為紹興監時軍已罷移
屯內郡剛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秦檜
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
領官以趙不棄為之不隸宣撫司不棄燦宣撫司剛

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
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
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
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論曰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善謀之士無所用其力若
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之立功膠西成閔趙密皆
足以斬將搴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呂祉不從劉豫胡
世將鄭剛中成震巴蜀皆中道以歿是以知宋不克
興復也

興財也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九

論曰自漢興以來材力善精之士無敢取其次者
臨對斯世文豈再新姓代卒

之耳餘聞命必恐恐騎青赴測軍臣主其清氣此固難
不棄體因召胸中腹中語入曰所改之亦固難士賦

中亦由長官制不棄取求國中創車言以命命如以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

宋史二百七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着身自事也之長有在日有羅軍和魯魯魯本
教舊

白崇中

孫處心

馮辨

王倫

宇文虛中

馮忌退

曰帝中之家事事事各人言事上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
坐事降族知事知已而覆思用政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
承事事門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
崇國公進展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
奏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

和瑞應記及贊及為以字表當期... 禮成三言谷氣充應前所未有... 山日告危意而時中恬不為慮... 備時中謂守之守中曰... 守城之事三言... 守京師問誰可將者李綱言... 臣言將用之有... 抗敵整乃其職也... 乎綱曰陛下儻使臣當... 守禦使時中尋罷為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

劾時中孱懦不才詔落職未幾卒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中進士甲科為永
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
不復反知濟州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
事處仁以早蝗對問色有盜賊乎曰有之上謂處仁
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學士議所相或
以孔子責易而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
明比黃帝御日推策數之始也相言帝為巨擘監察
御史遷殿中右正言給事中攝開封府奏決如流囚
部尚書遷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丁母憂

四百令下
是受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置員使陝
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曰姑令一傳則商賈常行
而積藏者常出名為平價通必增之轉運使阿買意
劾其格德音倡異論侵辱使者詔處仁赴闕尋改知
河陽落職知鄆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瀋陽府
民有得罪宮掖者雖赦不原處仁為奏上重買粟是
濟之奪職提舉鴻慶宮復廷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
鴻慶祠知徐州召為醴泉觀使徽宗訪以天下事處
仁對曰天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
公私凋弊兵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者

上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進讀罷理前語處
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走一歲
財用之數量入為出節浮費罷橫歛百姓既足軍儲
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
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為不裕民哉乃
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方臘為
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為畫守戰之策因語昂曰睢
陽蔽江淮乃國家受命之地既有非常吾助君死
守語聞于朝起為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尹前尹
王革慘而怯益無輕重悉抵死小有驚輒閉城以兵

自衛處仁至即大開城門徹牙內甲兵入情遂安徵
宗賜手詔曰金人雖約和然狼子野心易扇以變有
當行事以聞處仁上借邊御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
召爲寶錄宮使特陞大學士舊制大觀文非宰相不
除前二府得除自處仁始欽宗即位金人犯京師處
仁儲糧列備合銳兵萬人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
國威奏至朝廷適下親征詔書以李綱爲行營使即
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和而歸處仁奏宜伏兵
濟滑擊其半濟必可成功召爲中書侍郎入見欽宗
問割二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潛藩

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
侍郎重貫部勝捷軍衛徵宗東逃貫既敗軍士有惡
言徵宗將遷都人恟懼或請爲備處仁曰陛下仁孝
思奉晨昏屬車西還天下大慶宜郊迎稱賀軍士矣
言臣請身任之乃以處仁爲嚮駕禮儀使統禁旅從
出郊迄二聖還宮部伍肅然初處仁爲右丞言六曹
長貳皆異時執政之選而部中事一無所可否悉稟
命朝廷夫人才力不容傾異豈有前不能決一職而
後可共政者乎乞詔自今尚書侍郎不得輒以事議
上有條以條決之有例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

決不能決乃申尚書省會處仁以憂去不果行及當國卒奏行之聶山為戶部尚書兼開封尹庫有美珠山密語寧德宮宦者用特旨取之處仁奏陛下鑒近患事必由三省今以珠為道君太上皇后壽誠細故且美事然此端一開則前日應奉之徒復縱臣為陛下惜之乃抵去藏吏罪處仁言論初與吳敏李綱合尋亦有異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為黑唇恪耿南仲聶山欲擢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敏俱能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為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起為大名尹北道

都總管卒于郡處仁在宣和間數請寬民力以弭盜賊尹大名以剛廉稱及為首相無大建明方進言以金人出境社稷再安皆由聖德儉勤致有天人助種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為防秋計處仁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為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侍郎

馮澥字長源普州安岳人父山熙寧末為秘書丞通判梓州鄧綰薦為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祠部郎中澥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

再謫靖康元年澣為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大原朝廷
命李綱宣撫兩河澣奏罷之金人要割三鎮高宗自
康邸出使除澣知樞密院事充副使不果行尋除尚
書左丞金人犯闕詔宗室郡王為報謝使澣與曹輔
以樞密為副留金營三日歸詔暫權門下侍郎欽宗
詣金營澣扈從張邦昌僭位與澣有舊取之歸以澣
康邸舊臣命為奉迎使為總領迎駕儀物使建炎初
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言者論澣嘗汙偽命奪職
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澣為文
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張庭堅以言事斥象

州死妻子流離澣力振其家及入諫省奏官其一子
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鄒浩李綱楊時君子少之
王倫字正道莘縣人文正公旦弟勗玄孫也家貧無
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
御宣德門却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
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
豈能彈壓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
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
宰相何棗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大峻奏補脩職郎斥
不用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使金問兩宮起居遷朝

奉卽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黃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卽位矣又之粘罕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累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又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

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罕至曰此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罕不答是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之紹興二年粘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臨安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管萬壽觀官其二弟一姪時方用兵討劉預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

使金還金遣李永壽王詡繼至二人驕倨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驕倨少損遂拜詔訖論事復請祠劉光世求倫參議軍事辭宰相趙鼎請詔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計至復以倫為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以朝請即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朱弁孫傳張叔夜家屬之在金國者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

晉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而納若所御命則其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還者至渡河見捷懶於涿州具言豫邀索無狀且謂預恐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肯大國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初倫既見昌昌遣使偕倫入燕見金主直首謝廢豫次致使指企主始密與群臣定議許和遂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至行在倫往來館

中計事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知閣門事
藍公佐為之副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倫辭引至都堂
授使指二十餘事既至金國金主亶為設宴三日遣
簽書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
使偕倫來朝論以金使肆慢抗論甚喧多歸罪倫十
一月倫至行在引疾請祠不許趣赴內殿奏事時哲
等驕倨受書之禮未定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
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
中反覆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
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

等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
則不敢不勉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
以檜見金使于其館受書以歸金許歸梓宮太母及
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充迎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既又以
倫為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見金右副元帥
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京赴金國議
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懶宗磐主
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
境倫有雲中故吏隸兀朮者潛告倫倫即遣介具言

于朝乞為備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
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
令韓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勅官問倫知撻懶
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及來割地汝旦知
有元帥豈知有上國邪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許歸
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
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既就館金主復遣紹
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
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
表冊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

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
四年金欲以倫為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
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
使俾縊殺之倫厚賂使少緩遂冠帶商鄉再拜慟哭
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
命被留欲汙以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
六十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詔
贈通議大夫賜直家金千兩帛千匹子述與從兄遵
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諡忠節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

任之即命虛中言詔累曰言路壅蔽而諫日聞恩倖
持權貪奪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自是怒憲而朕
不知又言出官人罷應奉等事帝覽詔曰今日不吝
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再拜泣下時守御難其人欲石
熙河節姚古與秦鳳節紳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鄆洛
外援河陽內備京城帝顧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
如兄弟官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為資政殿大
學士軍前宣諭使虛中檄趣姚古師道立馬令直赴
汴京應援金騎至城下放兵掠至鄭州為馬忠所敗
遂收斂為一西路稍通師道姚古及其他西兵並得

達汴京虛中亦歸收合散卒得東門兵二萬餘人
以便官起致仕官李龜令統領於汴河上從門外駐
兵會姚古仲劫金營失利西兵俱潰金人復引兵逼
城下虛中絕而入欽宗發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
意乃姚古仲擅興兵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即往
都亭驛見金使王芮因持書復議和渡濠橋道逢甲
騎如水雲梯梯洞蔽地冒鋒刃而進既至敵營露坐
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繞久乃得見
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者語不遜
禮節倨傲執者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

徽李綱曹晟及金銀驃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
界至方退軍今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明
日從康王還除其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
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
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誓密不稍
空我亦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
勸必議和之罪罷知青州尋改職奉祠建炎元年竄
韶州二年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除政殿大學
士為祈請使賜可輔副之專又以劉謨為通問使王
昉為副明年春遣金使請歸虛中曰奉命以來祈請

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
金人加以官爵即受之與韓昉輩俱學詞命明年洪
浩至上京見而甚鄙之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
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命太相睿德神功碑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為國師然因是而知東北之
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金人
每欲南侵虛中以費財勞人遠征江南充僻得之不
是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遂詔
福州存卹其家仍命其子師環添差本路轉運判官
檢慮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徙合國以辱制之金皇

四日少本
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承旨如故虛中
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曠國目之置其人
達官往往積不平虛中嘗撰宮殿榜署本皆美美之
名惡之者摘其字以為謗訕由是嫌釀成其罪遂告
虛中謀反鞠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
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書爾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
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言并
殺士談虛中與老幼有口同日受焚死天為之晝晦
淳熙間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肅愍賜廟仁勇曰為置
後是為紹節官至參事樞密院事開禧初加贈少保

賜姓趙氏有文集行于世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十五年以右從政郎授
建州政和縣令試博學宏詞科除秘書省正字自是
登郎曹貳中樞兼史筆二十五年錄禮部侍郎除端
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未幾參知政事先是秦檜當
國惡直醜正必不異和議不恤已過始又於用時思
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
卧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有異衣我為自
身不敢辭思退盡實以我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
以思退不受金非檜嘗信用之二十六年除知樞密

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頹邪之術觀其所
為多教奉神蓋恩遇數身皆補父子恩也遂罷以觀
文殿大學士奉相隆興元年符離師濟召思遠復相
諫議大夫王大實上章論之不報金帥統石烈志寧
遣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鄭四郡思遠欲與和遣
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唐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脩
官持報書以往詎行上戒勿許四郡仲賢至宿州僕
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
為三省樞密院書來上略略止割海泗思遠遂奏以

吏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
將割棄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甘子秋入奏仲賢
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
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遠左僕射浚
右僕射二年浚以金示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
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詔荆襄川陝嚴
邊備竄仲賢郴州思遠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
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
和今日敵虜非秦檜持此知議論秦檜不若思遠大
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大淵驛疏兵少糧乏樓櫓器

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未計上頗惑之乃命浚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既而金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撤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於是大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以雪耻復讐為志思畏每情保境息民為口實更勝迭負思退之計迄行然終以不免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論曰以白時中之事推之姦細馮澥之邪枉湯思退之巧詐而林楊時誤李綱吳張浚其識趣可見矣雖有小善何足算哉王綸雖以無行應使從來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為之以官竟不之見迫而死悲夫較之虛中即受其命為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貴者大有間矣卒以輕肆譏諷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哉雖云克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



